

互文性视角下的小说改编电影：以《万箭穿心》为例

张籍匀* · 金美廷**

〈目次〉

I. 引言	3. 意象表达
II. 文本间的互文性——小说文本 与电影叙事	III. 互文性视角下的武汉文化
1. 情节内容	1. 码头文化
2. 人物刻画	2. 市井文化
	IV. 结论

I. 引言

在当今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环境下，读者或观众在阅读和观看影视作品时，会经常出现一种现象，即在作品中感受到一种熟悉的情感，尽管这种熟悉感可能不是来自作品中具体的情节或场景，但却与作品的主题、角色或某些引用相联系，使人联想到之前接触过的某些其他作品。比如阅读郑韩雅作家长篇小说《亲密的异邦人》，会联想到以此小说改编成的韩国电视剧《安娜》，这种联想现象可以被视为互文性的一种体现，即不同作品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互文性’这个概念最初是由法国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的，她认为：“任何一个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

* 庆北大学 中语中文学科 现代/当代文学, 中国文化专业 博士研究生：第一著者

** 庆北大学 中语中文学科 教授：通讯著者

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¹⁾即互文性可以更好地帮助受众理解不同作品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揭示出不同文本之间的共通之处以及文化传承。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将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理论与弗迪南·德·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相结合而创造出了‘互文性’这个概念。²⁾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理论’认为：“作家创作出的一切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参照，吸收和改编，是其他文本的一种历史与镜像，任何文本之间都存在对话。”³⁾根据克里斯蒂娃与巴赫金的观点，可以概述出‘互文性’的核心理念：两个作品之间形成注解，印证，补充以及改写关系，从而达到一定程度上的文本呼应。

在已有互文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热拉尔·热奈特提出了‘跨文本关系’学说，这一学说进一步推动了互文性理论朝向可操作性和实践性的方向发展。其理论框架为研究者提供了广泛的范式，以探索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在热奈特的框架下，许多专题都能够被纳入，从而使得研究者能够更系统地理解文本间的相互影响和交织关系。⁴⁾热奈特的跨文本性学说包含五种主要形式：文本互涉、后设文本性、近文本性、主文本性、超文本性。这些形式为研究具体文本提供了深入探索的机会，并为研究者提供了有力的实践性支持。⁵⁾其中，超文本性的特点是一个文本能够将读者直接引向另一个文本，不受其作者或位置的限制。由于电子超文本网络的建设，互文性不再仅仅是观念形态上的概念，而是借助数码技术获得了新的发展。⁶⁾至此，互文性中的文本不单单是指文字，而是可以引申到其它形式，比如游戏，音乐，绘画，影视作品等。

1) 朱立元, 《现代西方美学史》, 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947页, 1993年.

2) 陈永国, 〈互文性〉, 《外国文学》, 第1期, 2003年.

3) 刘艳, 〈互文阐释视野下的张翎小说创作——以长篇小说《阵痛》与中篇小说《胭脂》为例〉, 《中国文学批评》, 第4期, 2019年.

4) 秦海鹰, 〈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 《外国文学评论》, 3月, 2004年, 第24页.

5) 何东煜, 〈重读‘孤岛电影《木兰从军》:一种互文性视角〉, 《民族艺林》, 5月, 2022年, 48页.

6) 黄鸣奋, 〈互文性:网络时代对后结构主义的追思〉, 《符号学论坛》, 6月, 2010年.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概括出：‘互文性’指的是一个形式与另一个形式之间、身份、意义、主体以及社会历史现实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转化。

随着网络的发展和信息的爆炸，电影作为一种视听综合的媒介，具有独特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一部电影不仅仅是独立存在的作品，它还与电影文本、电影创作者、电影经济、观众等多个方面相互关联。因此，通过对电影的互文性进行分析，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电影作品的内涵和外延。

电影《万箭穿心》改编自方方作家的同名小说，是首部以武汉话和普通话同时上映的电影，该片荣获了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的‘优秀故事片奖’，⁷⁾堪称方方众多小说改编为影视剧作品中最为成功的典范之一。方方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女性作家之一，其创作不仅为个人的文学生涯注入新的活力，也为在文学创作中探索武汉文化的独特价值与发展路径，为武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了积极力量。

在这一背景下，关于方方作品的研究备受中国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学者们展现出了多元的研究倾向，这些倾向包括对方方文学作品的审美探讨，⁸⁾对其作品《万箭穿心》进行电影改编得失的深入研究，⁹⁾以及对方方小说《万箭穿心》改编为影视作品带给湖北小说影视改编的启示¹⁰⁾等。方方作品不仅受到中国学术界的热情关注，新冠疫情的影响也激发了各国学术界对其作品持续研究的热情。

在韩国，关于方方作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方方小说《风景》及新现实主义方面，同时也与作家池莉进行了比较。¹¹⁾此外，也有研究方方《武汉日记》的

7) 来源：谷歌：电影《万箭穿心》获奖记录。

8) 王莘，〈池莉、方方小说审美性的语言学探析〉，《贵州社会科学》，第8期，2007年。

9) 江河，〈《万箭穿心》由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得失〉，《文学教育》，第8期，2016年。

10) 梁桂莲，〈电影《万箭穿心》对湖北小说影视改编的启示〉，《学习月刊》，第18期，2016年。

11) 박민호, 〈과국의 현상학: 1980년대 후반 중국소설에 나타난 ‘인간의 죽음’ 광팡(方方), 「풍경(風景)」, 츠리(池莉), 「번뇌인생(烦恼人生)」, 류전원, 「단위(單位)」 등 신사실주의 소설을 중심으로〉, 《한중언어문화연구》, 24권, 2010, 23쪽.

影响, 12) 以及通过对方方小说《万箭穿心》的研究, 分析20~21世纪中国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心理。13)

综上所述, 互文性理论强调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关联, 而方方的小说及其电影改编作品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情感内核, 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对象。然而, 韩中两国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尚未充分关注和深入探讨。

本论文将以方方小说《万箭穿心》及改编自该小说的同名电影为例, 分析电影叙事与小说文本的互文性, 探讨电影《万箭穿心》成功改编的原因, 并延伸出小说和电影共同产生的文化隐喻。这样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与电影之间的关系, 以及不同媒介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影响。

II. 文本间的互文性——小说文本与电影叙事

1. 情节内容

互文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20世纪初, 艾略特在其作品《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 最好的作品中最具个人特色的部分, 飘荡着已逝作家或者以往优秀作品的回响。14) 可见, 文学作品中常常充满‘对过去的改写’, 如鲁迅著名的《故事新编》就对神话, 历史传说进行了互文改写。

电影《万箭穿心》对小说的情节内容删减和改动, 也可看作是互文性改写关系, 电影作为一种视听媒介, 受到时长限制, 难以完整呈现原著中的所有

12) 이희경, <우한일기 논쟁을 통해 살펴본 공감장의 형성과 투쟁>, 《전남대학교 호남학연구원》, 23권, 2021, 33쪽.

13) 신진호, <여성의 굴레에서 벗어나기: 팡팡(方方)의 소설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万箭穿心』을 중심으로>, 《국민대학교 중국지식네트워크》, 17권, 2021, 213-244쪽.

14) 刘艳, <互文阐释视野下的张翎小说创作——以长篇小说《阵痛》与中篇小说《胭脂》为例>, 《中国文学批评》, 12月, 2019年.

情节和细节。将长篇小说移植至电影这一跨媒体转化过程，必然需要对原著作品进行精细的改编。因此，一部电影作品的叙事效果往往在于其能否成功将文学原著中的文字内容有效地转译为电影语言。¹⁵⁾在这方面，电影《万箭穿心》借鉴了原著小说的情节，题材及人物，拆解了原著的精神内核，改编了小说的故事结构。

① 电影对小说情节的删减与改编

电影改编过程中，删除了一些小说中的情节，如李宝莉卖血、李宝莉亲生父亲患癌症、何嫂受伤等，这些情节的删除可能会在表面上降低电影的深度，但是这样的删减却能使电影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呈现出更加朴实的真实感；¹⁶⁾这些镜头被删除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电影没有分级制度，这些较为极端的镜头，尤其是卖血这样的镜头，中国电影仍然对暴露社会环境的黑暗倾向感到不便，所以在电影审查时也不容易过审。

小说和电影在最后的搬家场景上呈现不同的故事结构。在小说中，李宝莉与丈夫的关系缺乏温情，对待公婆态度冷淡，在丈夫自杀后留下的遗书里，甚至没有一个字留给李宝莉。丈夫的冷漠给李宝莉的内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和重担，李宝莉毅然决定从事汉正街日结账的‘女扁担’工作并度过了数十年。在这数十年里，李宝莉对公婆孝顺，尽心尽力抚养儿子小宝，努力工作来维持家庭生计。然而，她的期望与现实存在巨大落差，公婆和儿子对她冷漠且充满敌意，甚至儿子小宝在成年后，决定出售她居住数十年的房屋，并将她赶出家门。¹⁷⁾小说结尾，李宝莉离开时，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给儿子。李宝莉挑着自己的行李，独自走到了‘一块五’旅馆门口。

15) 江河，〈《万箭穿心》由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得失〉，《文学教育》，2016年，64页。

16) 刘川鄂·黄耀芳，〈《万箭穿心》：小说与电影〉，《扬子江评论》，第3期，2014年，第86页。

17) 孙丽琼，〈方小说的刀锋叙事研究——以《万箭穿心》为例〉，《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2019年5月，91页。

电影的结局，李宝莉离开的时候，建建开着一辆面包车在楼下等她，李宝莉跟建建说，自己就是一个扫把星，谁跟着自己都会万箭穿心。最后李宝莉跟建建上了车，她的儿子小宝坐在房子楼下的石凳上看着这一切，没有说一句话。建建的车没开多久，就熄火了。电影最后的全景俯拍镜头，是李宝莉在推着熄火的面包车向前走。

综上，电影《万箭穿心》借鉴了原著小说的情节、题材和人物，但却解构了原著小说的叙事成规、预设的文化体系和价值判断，从而产生出多元的意义。尽管原著小说文字锋利，但读者通过对其性格的深入理解，在阅读过程中仍然能够感受到李宝莉是一位勇敢坚强、富有生命力的女性。小说所表达的更多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是乐观面对生活，且敢于担当大爱和大善的态度。然而，电影被归类为家庭悲剧类型片，社会学家李银河甚至给予评论，“电影《万箭穿心》是《雷雨》之后做得最好的悲剧。”¹⁸⁾虽然电影中也表现了李宝莉乐观生活的态度，但万箭穿心、痛彻心扉的生活磨砺，使整部剧情都沉浸在压抑与沉闷之中。这种悲剧氛围也引发了观众对家庭关系、婚姻和亲情等话题的深度思考。

② 电影对小说中爱情故事线的改编

电影对原著小说中李宝莉与建建的爱情故事线也进行了改编。小说中的建建，对李宝莉的感情是含蓄的、痴情的、欣赏的，甚至带有小心翼翼的成分。虽然建建蹲过监狱，但在小说里，通过万小景的描述，可以感受到建建是个孝顺爸妈，对朋友义气，对李宝莉还有留恋的人。这样的建建，是受读者喜爱与接受的，读者通过阅读小说，可以感受到建建对李宝莉的真情与真心。在电影里，建建的人物介绍是混混，与宝莉是偶遇，建建在送宝莉回家的路上，将车开到偏僻的停车场，强行与宝莉发生了关系。后来宝莉与建建走到了一起，还在高考前一天，被儿子给撞见了，看到母亲衣冠不整，儿子说了句不要脸，建建因为儿子对宝莉不礼貌，与儿子打架，李宝莉为保护儿

18) 来源：电影《万箭穿心》片方发布了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观看电影《万箭穿心》的访谈视频 <https://cul.sohu.com/20121107/n356837676.shtml>

子打破了建建的头，在街头拿钱想赔偿建建，建建却冷酷地说他和李宝莉只是买卖关系。一系列的举动，展现了建建糟糕的一面，他和李宝莉这样的关系给观众带来了许多疑问与遐想，建建未来到底能不能给宝莉幸福？

在小说与电影中，对李宝莉与建建感情线的处理展现出互文性的特征。这种差异可以被理解为制作过程与受众需求的相互影响。小说作品常深入探讨人物内心活动，然而，电影作为另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却受限于镜头语言的局限性，难以完全还原小说中的复杂心理描写。观众在观看电影时，也会更多地关注于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对过多的旁白或独白并不十分青睐。因此，导演与编剧在改编小说时，为了适应电影艺术的语言特点和观众的审美需求，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取舍。在电影中，对建建形象的塑造也为李宝莉未来命运埋下了悲剧伏笔，这样的伏笔又与前文电影悲剧性的主题相呼应，电影的故事情节与原著小说文本形成互文。

2. 人物刻画

在小说和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至关重要的。¹⁹⁾小说通过语言文字对人物的细腻感受和心理意识进行描写，能够深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这种深度描写是电影所无法呈现的，因为电影镜头无法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然而，电影也有小说无法体现的独特优势，通过视觉效果，电影能够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感觉，可以为人物形象增添更多的维度，使其更加生动和具体，使观众更加贴近故事的现场。

因此，尽管小说和电影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它们相互联系又各有优势，各自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人物形象，并在受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²⁰⁾

19) 成文秀,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与同名小说之比较〉, 《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 第5期, 2017年10月, 88页.

20) 张芸, 〈电影〈风声〉与小说《风声》比较〉, 《电影文学期刊》, 第19期, 2010年, 27页.

① 电影对建建角色的重新塑造

在小说《万箭穿心》中，建建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形象，一直喜欢李宝莉且一直守护着李宝莉。李宝莉需要钱，建建就通过万小景做中间人，花1万元买下了李宝莉的首饰；他想追求李宝莉，但也知道李宝莉碍于儿子不愿意，他也不强求只默默守护。可以说，建建在小说中的每一次出场，都是对李宝莉女性特征的体现。在读者们因为李宝莉独自挑起家里重担，形象逐渐男性化时，建建对李宝莉的每一次表白，每一次示好，都将读者们对李宝莉的形象想象拉了回来，呈现给读者们一个强装坚强，但实则也是需要保护的女性形象。

在电影《万箭穿心》中，导演也沿用了小说中建建这个角色的存在功能，将建建塑造成了一个能体现李宝莉女性特征的男人。但在职业的选择与行为举止上，导演做出了重新塑造。电影中的建建是个混混，与李宝莉有着暧昧关系，且第一次与李宝莉发生肉体关系，也是在强迫李宝莉的情况下发生。这份强迫通过李宝莉手部的特写镜头予以诠释，李宝莉因为这个强迫而改变，她承认并享受了与建建的这段关系，手部特写镜头在这里也是一种隐喻：无论多么强的女性，最终都会被男性征服，换一种说法，一个身无分文的混混征服了一位‘逼死身为干部的丈夫，独挑家中大梁十余年的强势女性’。李宝莉在与丈夫的婚姻关系中过于强势，导致丈夫自杀的悲剧，而在与建建的关系中，李宝莉却会跪在床上，主动为裸露上身的建建按摩。李宝娟瞧不起出身农村当上主任，给她新房住的丈夫；却甘愿拜倒在一无所有，刑满出狱的男人面前。究竟是生活改变了李宝莉？还是李宝莉意识到之前的过度强势是错误的？导演之所以给建建进行这么一个角色转化，实际上是利用建建这个角色，与李宝莉的女性特征进行一个‘互文’。

② 人物设置的增减

在小说《万箭穿心》中，关于李宝莉父母亲的篇幅很长，通过小说可知，是李宝莉父母对她的教育，造就了李宝莉这样的性格。李母在菜市场卖菜，李宝莉平时帮着卖菜，自然养成了泼辣直爽的个性，身为长姐，要照顾

父母、照顾妹妹，自然就养成了勤劳善良孝顺的品德。因为父母的婚姻很幸福，给李宝莉提供了精神上的引导与支持，所以李宝莉内心很佩服母亲，当母亲告诉她万事都要忍耐时，李宝莉照做了，可以说，李宝莉的性格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原生家庭的影响。而马学武的父母在原小说中的戏份不大，小说中描述的马父马母很自私，他们教唆着小宝恨母亲，在李宝莉住院时也不闻不问，甚至在家喝着排骨汤。

在电影《万箭穿心》中的人物设置上，导演减少了李宝莉父母，马学武父亲这些角色，增加了马母、万小景、何嫂子的戏份。这三个人物分别代表着与李宝莉不同的关系。

首先，是马母与李宝莉的婆媳关系。李宝莉的婆婆是教师，本来就对小学未毕业的宝莉心存不满、看不上；再加上马学武的自杀，马母更是成了李宝莉与儿子小宝关系恶化的催化剂。马母的存在，有力地推动了李宝莉悲剧性的人生走向。²¹⁾

其次，是万小景与李宝莉的朋友关系。万小景是一位很仗义的朋友，从不嫌弃李宝莉，可以说，万小景的存在让李宝莉的生活更加快乐。万小景这个角色在剧中，对李宝莉的人物性格起到了‘互文’作用，李宝莉的很多性格特征，实际是通过万小景的叙述表达出来的。导演之所以这样设计，更多的是第三方说出的话，更具有信服度和说服力，友情的注入，也会让人物性格更加丰富丰满。但万小景的婚姻也是一场悲剧，因为常年忍受丈夫出轨，万小景在婚姻中是受虐者，而李宝莉在婚姻中是施虐者，受虐者与施虐者这两种不同的婚姻形象，也形成了‘互文’呼应，同时也注定了这对闺蜜对彼此的婚姻观是不认同的，这也为李宝莉为何不接受万小景的帮助作出了解释。

最后，是何嫂子和李宝莉的‘同事关系’。何嫂子也是一位扁担，这里将何嫂子的戏份增加，也是为了衬托李宝莉作为女性，在男扁担众多的行业里的生存艰难，用一位女性的故事去互文另一位女性的故事。何嫂子看似收入还不错，但在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中依然毫无招架之力，还需要向李宝莉借

21) 李军辉，〈底层叙事中的现代女性角色塑造—以方方的小说为例〉，《江西社会科学》第1期，2018年，108页。

钱，这也互文了看似强大能吃苦的女性，在独自承担责任时，终究势单力薄，所以李宝莉选择建建也是情理之中了，至少在自己无家可归时有一个容身处。

电影通过这样的人物设置，让故事情节更加集中，通过对不同性格不同境遇的武汉女人的描写，让整部电影更具感染力与共情性。

3. 意象表达

① ‘万箭穿心’的新房

在小说《万箭穿心》里，从第二章在李宝莉父亲看她新房时，就说出了‘万箭穿心’这个意象，旨从一开始就让读者感受到‘万箭穿心’这个意象与主人公李宝莉的命运有着密切的联系，隐喻了李宝莉未来命运的发展走向。

在电影《万箭穿心》中，导演却将‘万箭穿心’这个意象，放到了马学武跳江自杀死后，由李宝莉的好友万小景在江心游轮上说出。

一样的风水意象，不一样的表述场景，给李宝莉这个角色注入了不一样的性格特点。在小说《万箭穿心》里，李宝莉的性格充斥着强烈的悲剧意识，尤其是在丈夫马学武去世后，小说前部分中，那个泼辣、绝不忍气吞声的李宝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个逆来顺受、各种隐忍的充满着赎罪感的李宝莉。李宝莉性格的前后变化之大，也呼应了小说中‘万箭穿心’新房这个意象，住进新房以后，一切都开始出现变化。

在电影中，李宝莉身上却有着一股韧劲，一股对生活的热情与对命运的斗争精神，充斥着积极的乐观意识。电影中的李宝莉没有低三下四，没有卖血等令人观影不适的情节，她承担起了对于婆婆与儿子的责任，也一直在争取更好的生活。电影中李宝莉的性格，也与电影中‘万箭穿心’新房意象出现的场景相呼应，当李宝莉得知新房风水时，第一时间不是抱怨，不是忧愁，而是破局，直面困境。

小说与电影都互相呈现了‘万箭穿心’在风水上不好，但又有所不同，在表现情节改编中导演加入了自己的创作意图，李宝莉这个人物显得更鲜明

生动。

② 建建的‘面包车’

导演王竞把原著里面建建开车将宝莉送回家这一片段发散，用‘面包车’这个意象，建构了建建与李宝莉之间的关系。建建在电影中的绝大部分出场都伴随着他的‘面包车’。建建和李宝莉第一次发生关系是在面包车上；建建追求李宝莉也是开着‘面包车’跟随在李宝莉身边；电影的最后一个俯拍镜头，建建开着面包车来接李宝莉，但却不是‘王子与公主过上幸福生活’的结局，破旧的面包车还没驶离小区就已经熄火，李宝莉下车，一边咒骂，一边推车，沉重苦难的生活仍在继续。导演在这里设计的面包车‘抛锚’，实际上也在隐喻李宝莉的生活，信心满满去做某事，即使半路抛锚了，推一把，生活还可以继续。

小说里对于建建的车，有交待这么一段话‘建建开了辆桑塔纳，虽然是二手车，但也蛮神气’²²⁾，并且还交待了建建有车有房，出狱后经营一家江边酒吧，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出，小说中描写的建建，虽然并未大富大贵，但经济上还是非常富裕的。而电影却对建建的车，进行了删改，电影里有意选取面包车，其实就间接表达了建建经济状况是略带拮据的。建建经济的拮据，可以为李宝莉跟着建建是否会幸福，给观众提供一个想象空间，且也为电影中，小宝与李宝莉因为建建之间起的冲突，提供衔接，使电影更具张力。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常常运用意象来勾勒出抽象的情境，从而营造出特定的意境。然而，如果需要将这些抽象的意象转化为视觉表现，就必须借助具有特定代表性的视觉符号。²³⁾这里的面包车就是很好的视觉符号。虽然电影对小说原著在意象的表达上有所改编，但不妨碍很好地表达原著的主题和内涵，所以这样的‘互文’运用，电影《万箭穿心》的改编普遍也得到了大众和学者的认可。

22) 方方，《万箭穿心》，重庆出版社，第十二章，2013年。

23) 彭曦，《传媒时代文学与影视的‘互文’——以张艺谋改编《妻妾成群》为例》，《呼伦贝尔学院学报》第5期，2014年，56页。

III. 互文性视角下的武汉文化

1. 码头文化

位于中国中部的武汉市，坐落于长江畔，自古以来以其便利的水路交通而著称。在武汉三镇之中，汉口市区的面积最为广阔。而汉口最著名的地方则是汉正街。汉正街具有悠久的历史，已有500多年的历史。²⁴⁾

小说《万箭穿心》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便是‘汉正街’。小说中对于汉正街的城市街景的描写也很形象传神，“天气晴好的时候，汉正街的人真是多。到处都是打货人的吆喝。扁担们挑着各式各样的货物，满街乱走。”²⁵⁾寥寥几行字就展现出汉正街的拥挤与喧闹。

电影《万箭穿心》正好有与之相呼应的场景，在电影里，李宝莉总是挑着扁担，走在汉正街上；此外，在电影中两次出现的密集放射的俯拍全景，实际也是对人物所处的纷繁杂乱的市井生存状态构成一种影射。²⁶⁾在电影中，导演王竞采取了纪实性的拍摄手法，如下岗工人、扁担、街霸等市井人物，汉正街、长江大桥、汉口里等武汉地标等都是实景实拍，再加上全片的方言对白，使得影片中城与人浑然天成，风骚与坚韧毕现，具有极强的爆发力和冲击力。²⁷⁾城市描写经不经典，并不完全体现在电影所展示的建筑上，电影中所展示的武汉的标志性建筑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可以增强观众的观感体验，从而更好地引起观众的共鸣。从小说的描写到电影的拍摄，都纪实性地还原了武汉市民的生活状态，在小说与电影的‘互文’中，扎扎实实展现出了武

24) 陈海波·夏静，〈汉正街，500多岁后迎来了又一春〉，《光明日报》，2023年6月29日。

25) 方方，《万箭穿心》，重庆出版社，第十二章，2013年。

26) 江河，〈《万箭穿心》由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得失〉，《文学教育》，2016年8月，64页。

27) 梁桂莲，〈电影《万箭穿心》对湖北小说影视改编的启示〉，《学习月刊》第9期，2016年，510页。

汉的‘码头文化’。

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武汉人，文化基因中有着顽强的码头文化印记。例如，‘占码头’、‘打码头’、‘抢码头’等词汇，这些词汇凸显了码头文化既有豪爽大气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暴力倾向。

因此，在武汉的码头文化中，至今仍存在着多种形式的暴力表现。这里的暴力不仅仅是指身体上的，情感、心理、经济等社会和家庭的方方面面，都被涵盖。小说《万箭穿心》及其同名改编电影通过李宝莉与马学武的婚姻，用文字与视觉形式分别生动展示了武汉码头文化中的肉体与精神双重暴力。

首先，小说中有这么一段话，“马学武在车间当技术员时，脸上常常挂着彩去上班。”²⁸⁾电影里也时常出现李宝莉对马学武打骂的镜头，由此可见，李宝莉对马学武经常使用肉体暴力。同时，李宝莉还对马学武使用了精神暴力，李宝莉经常对马学武又打又骂，又吼又叫，使得马学武无法忍受，最终在外寻求情感寄托，而李宝莉的一通嫖娼报警电话导致了马学武的精神崩溃，最后选择自杀。在马学武去世后，李宝莉公公婆婆以及儿子小宝，对李宝莉无止境的无视与漠然，也对李宝莉形成了极大的精神暴力。

2. 市井文化

在小说《万箭穿心》中，方方并没有浓墨重彩地着力于市井生活的刻画，而是通过对武汉城市文化的描写以及对土生土长的武汉人的人物性格塑造，让读者感受到真实的、丰富的武汉市井文化。同名电影《万箭穿心》也因其对武汉城市文化的深刻描写而备受赞誉。其中，最能体现市井文化的是小说和电影中武汉方言的运用。

电影《万箭穿心》，作为首部以全武汉话版本上映的电影，成功地将武汉方言融入其中，为影片增添了独特的地方特色，方言的运用也使人物形象更

28) 方方，《万箭穿心》，重庆出版社，第二章，2013年。

加丰满，强化了影片的文化认同感。

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带有明显的地方语言(武汉话)特色，例如‘好男将’、‘板眼’、‘晓得’、‘裹筋’、‘顶不好’等这些词汇，这样的语言就非常贴近日常生活。当然也有一些有失艺术水准的话语，如‘狗日的’、‘闯你妈的鬼’、‘像个苕’、‘屙大便’等，虽然词汇看似浅薄，但笔者认为，这些浅薄的话语系作家方方有意为之。李宝莉是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菜农的女儿，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很多时候，这样肤浅的语言更符合人物的层次设置(人物所处的阶层)，更贴近生活。方言带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也代表当地的文化，读者在阅读时，可以透过小说中的方言感受到地方文化，拉近小说与读者的距离。

武汉是一座典型的由农村包围的城市，其居民大多来自黄陂、孝感、汉川、洪湖等周边县市。这些居民在融入武汉这个城市之际，自然地将农民文化带入了城市生活中。“武汉人生活了几代都脱不了那种俗气”。这种‘俗气’，渐渐形成了‘市民化’。在探讨‘俗’的特点形成的原因时，方方认为，“武汉自古是个商埠，从来没做过国都，商业城市就是重利轻义，加上整个文化层次不高，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风格：俗。”她还认为武汉的文化，还有一种土腥气，是一种‘土俗’。²⁹⁾

小说《万箭穿心》里的人物不是什么英雄豪杰，也不是大富大贵的人，他们就是普通人，生活在校园里、街头巷尾、码头边、普通家庭里。他们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名利烦恼，为了感情烦恼。方方不靠写生活中那些大事件、离奇的情节来吸引读者，她用一种温暖的关心、淡淡的伤感和冷冷的思考来描述真实生活中的平凡、琐碎、重复和无奈。她写的小市民在挣扎中起伏，在忍耐中放弃，在无奈中艰难生存。尽管这些人身份、职业和性格各不相同，但都突显了武汉小市民文化的特点‘俗’。这种‘俗’消解了城市生活的诗意，淡化了亲情的温暖，甚至掩盖了道德、良知和正义的光辉。³⁰⁾

29) 贺汪波，〈城市文化与方方作品风格形成〉，《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11期，2012年，5页。

30) 贺汪波，〈城市文化与方方作品风格形成〉，《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11期，2012年，5页。

可以说，小说《万箭穿心》的电影改编成功，除了小说文本与电影叙事的精彩‘互文’，再就是对武汉底层社会生活的彻底的还原，武汉文化的精彩呈现。小说与电影，不仅成功的塑造了李宝莉这个典型的武汉市井女人形象，更是在对武汉底层的叙事中非常逼真地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当下武汉市井的生活图景。李宝莉的残酷人生和悲剧命运是武汉市井生活和码头文化的一个缩影。³¹⁾这种从普通人的角度反思城市底层积累的痛苦，也揭示了武汉这个被农村包围的城市，已经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城镇逐渐转变为现代工商业城市。但其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会经历现代城市文明与传统乡村文明、商业文明的对抗。不仅仅是武汉，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所有的城市皆是如此，以牺牲落后欠发达地区为代价，把国家的财力、人力、政策偏向集中在发展超级城市上，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区域性的如武汉、成都、杭州等纷纷崛起，在‘摸着石头过河’、‘先富带后富’、‘无论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等思想的指导下，让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在这个环境中，起来的是中产阶级，准确的说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但在人文主义，民主思想的认知上却没有跟上，诸多大众依然受制于封建性、软弱性、妥协性。

IV. 结论

随着全球化的高速发展，现代传媒让小说与电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形成‘互文性’。在本研究中，方方小说《万箭穿心》及其改编电影被深入分析，揭示了电影文本与小说文本之间的丰富互文性。电影《万箭穿心》成功改编的原因被探讨，同时也深入挖掘了小说与电影共同产生的文化隐喻。研究发现，电影在改编过程中灵活运用了小说原著的素材，通过巧妙的情节删减与改编、人物角色的重新塑造以及意象表达的精湛呈现，成功地将小说中

31) 杨坤道，〈丰富的市井——评方方小说《万箭穿心》的社会环境〉，《语文建设》第2期，2013年，38页。

的情感和主题生动地呈现在银幕上，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电影成功改编。

此外，电影〈万箭穿心〉不仅延续了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更通过对武汉底层社会生活和文化的还原与呈现，深化了观众对此理解和体验。特别是电影中对武汉市井生活和码头文化的逼真描绘，以及对典型角色如李宝莉的刻画，将小说原著中的文化元素与情感体验生动地融合在一起，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文化场景。值得提出的是，其实很多人正是因为〈万箭穿心〉这部电影，才对武汉这座城市及其城市文化产生兴趣。在跨文化研究方兴未艾的当今时代，电影对小说改编成功，最重要的便是与原著产生互文，在满足大众审美的同时，兼顾观赏性与传递思想价值观。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既是一种改编手段，也是一种理论指导，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引领着电影对小说的改编之路。

在电影对小说的改编中，基于‘互文性’理论，文化作为改编手段将小说中独特的文化元素与情感体验融入到电影之中，创造出与原著相辅相成的视觉世界和情感共鸣。而当文化作为一种理论，则更侧重于对改编过程的指导与把控，通过深入研究原著所反映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电影创作者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原著的核心精神，并在改编过程中对其进行合理的诠释与表达。在未来的研究与实践中，继续深化文化在小说改编成电影中的作用，将有助于推动电影艺术与文化传播的进一步发展，为人类文明的交流与交融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参考文献〉

- 박민호, 〈과국의 현상학: 1980년대 후반 중국소설에 나타난 ‘인간의 죽음’ 광광(方方), 「풍경(風景)」, 즈리(池莉), 「번뇌인생(烦恼人生)」, 류진원, 「단위(單位)」 등 신사실주의 소설을 중심으로〉, 《한중언어문화연구》 24권, 2010.

- 이희경, 〈우한일기 논쟁을 통해 살펴본 공감장의 형성과 투쟁〉, 《전남대학교 호남학연구원》 23권, 2021.
- 신진호, 〈여성의 굴레에서 벗어나기: 팡팡(方方)의 소설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万箭穿心』을 중심으로〉, 《국민대학교 중국지식네트워크》 17권, 2021.
- 成文秀,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与同名小说之比较〉, 《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期刊》 第5期, 2017年.
- 陈永国, 〈互文性〉, 《外国文学》 第1期, 2003年.
- 方方, 《万箭穿心》, 重庆出版社, 2013年.
- 贺汪波, 〈城市文化与方方作品风格形成〉,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5期, 2012年.
- 何东煜, 〈重读‘孤岛电影’〈木兰从军〉:一种互文性视角〉, 《民族艺林》, 5月, 2022年.
- 江河, 〈《万箭穿心》由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得失〉, 《文学教育》, 2016年.
- 刘川鄂·黄耀芳, 〈《万箭穿心》:小说与电影〉, 《扬子江评论》 第3期, 2014年.
- 梁桂莲, 〈电影《万箭穿心》对湖北小说影视改编的启示〉, 《学习月刊》 第9期, 2016年.
- 李军辉, 〈底层叙事中的现代女性角色塑造-以方方的小说为例〉, 《江西社会科学》 第1期, 2018年.
- 刘艳, 〈互文阐释视野下的张翎小说创作——以长篇小说《阵痛》与中篇小说《胭脂》为例〉, 《中国文学批评》 第4期, 2019年.
- 彭曦, 〈传媒时代文学与影视的‘互文’——张艺谋改编《妻妾成群》为例〉,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第10期, 2014年.
- 秦海鹰, 〈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 《外国文学评论》 3月, 2004年.
- 孙丽琼, 〈方方小说的刀锋叙事研究——以《万箭穿心》为例〉, 《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期, 2019年.
- 王苹, 〈池莉、方方小说审美性的语言学探析〉, 《贵州社会科学》 第8期,

2007年.

杨坤道, 〈丰富的市井—评方方小说《万箭穿心》的社会环境〉, 《语文建设》 第2期, 2013年.

张芸, 〈电影《风声》与小说《风声》比较〉, 《电影文学》 第19期, 2010年.

朱立元, 《现代西方美学史》,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年.

黄鸣奋, 〈互文性: 网络时代对后结构主义的追思〉, 《符号学论坛》, 6月, 2010年.

陈海波·夏静, 〈汉正街, 500多岁后迎来了又一春〉, 《光明日报》, 6月, 2023年.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increasingly frequent cultural exchanges, scholars have become keenly interested in the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literary works and films. This article takes Fang Fang's novel "Thousand Arrows Pierce the Heart" and the film of the same name that it was adapted into as an example. Through an intertextual analysis of the film narrative and the novel tex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the successful adaptation of the film, and deeply explores the commonality between the novel and the film. Covered cultural imagery. In addition, the film also deepens the audience's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e of the local culture by restoring and presenting the life and culture of Wuhan's lower class society.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intertextuality of movies and novels will continue to become a vibrant

research field and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Key Words : 方方(Fangfang),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文化意象(cultural imagery), 电影改编(film adaptation), 小说(novel)

